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四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三

或曰佛氏于吾道爲異端愚謂昌黎人其人火其書亦何不可之有而至今遺其教于天下何也余曰自有佛氏以來世之目爲異端而排斥之亦已久矣徒以賢知之徒多惑于其說不得不歸服而尚深秘密反復推論之非有意求疵索瘢而故抑之也三代之有天下無論其治之盛衰遵王道者與之背聖教者誅之辟如芸田非其種者鋤去之而已至于今雖以

帝王之權勢聖賢之德教不能如吾意而爲之者亦以天下才知辨博之人從聖人大道外有可探索莫不探之索之有可穿鑿莫不穿之鑿之有可旁見側出莫不旁見而側出之憑一隙之小明逞一己之私論能迂濶前人而不知其道之不足致遠能詭奇其術而不知大道之不易其常自孔孟時雖已有其端然人無其人書無其書如草木之萌芽耳迨其後雖有其人其書猶未離乎彼所爲道與教之本也及其道已著教已行人有其人書有其書幾遍天下矣如

草木之根株既已盤固其枝葉既已扶藕其道其教支流派衍天下之人皆視若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之道所以陷溺其心者爲何如哉雖使廢絕于一時不能廢絕于永久放距于一已不能放距于人人豈無廢之絕之之君與相放之距之之賢士大夫哉其效亦大可見矣然則二氏與吾道爲終始矣何以爲拔本塞源之計乎余曰必爲拔本塞源之說非先取天下之人心盡舉而變革之無能爲也葢二氏之道與教二氏之心爲之根本也而天下之人心又二氏

教與道所以行之根本也然從二氏拔之塞之不能從天下人心拔之塞之今日拔之明日又生之今日塞之明日復決之又安能使天下人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死好福田利益而惡災禍困窮為帝王卿相聖人君子而不足必為神仙佛祖而後已者一旦欲盡舉而變之易之其難易為何如哉然則吾子如其如是乃于論聖道必及之屢數千萬言而未有已將以何為者耶余曰凡吾之為此亦欲明吾道于天下也夫道之明于天下久矣何俟余明之亦欲明二氏

之非道以明吾道于天下也夫二氏之非道孰不明之何俟余明之亦以賢知之人惑于幽深之說恐不肖之人惑于荒誕之言吾不取其幽深者以聖道之非幽深者與言之則彼終自遁于幽深之內而聖道不可見矣不取其荒誕者以聖道之不荒誕者與言之則彼終自遁于荒誕之外而聖道不可見矣自有二氏來天下知聖人之非幽深是道矣然不知二氏之幽深非道即聖人之是道猶未可謂能知之也知聖人之不荒誕是道矣然不知二氏之荒誕非道即

聖人之是道猶不可謂能知之也故吾言二氏幽深非道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爲非然吾惟以聖人非幽深與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爲是道即不能不以二氏爲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下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即吾言二氏荒誕非道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爲非吾惟以聖人不荒誕者與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爲是道即不能不以二氏爲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亦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下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老氏之道非道也乃彼守

氣而自以爲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窮居無志不能善其身行義無才不能善天下從其道而求之雖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爲不善而自棄者多矣亦非愚不肖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爲之者也其齋醮祈禳古人以巫史領之亦可廢也佛氏之道非道也乃彼離氣而即以爲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等身世于浮漚嘆光陰如逝水從其道而求之亦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爲非道而自棄者遠矣亦非愚不肖

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爲之者也其修爲救拔理所不存國家申令除之可也或曰老氏之道生天生地佛氏之道出陰出陽二氏之徒必有以爲未盡然者與其存之不若去之之爲愈也余曰使二氏之道果能生天地出陰陽其大如是吾何仇何疾于二氏止取其所能有者言之不取其自大而不能有者非之無如道止一道吾何嘗必以大天地聖人者大其道天自得之而爲天聖自得之而爲聖其如老自得之而止爲老之道佛自得之而止爲佛之道何也或

日儒者之論二氏愚闇之詳矣吾子止從二氏論二氏究其指歸而是非之其是者是二氏之是其非者是二氏之非于吾道本無與也今而後愚尙復何疑而更有請耶然道家齋醮符籙與釋氏修薦救拔其義一也人生懺悔已罪薦度親亡仁人孝子由其無已之心亦何可廢耶余曰齋醮符籙古昔所未有也王制祀典水旱蟲蝗祈禱山川以人道行之者也人生疾病災沴悔禍自新禱祀而求有所不免祝史巫覡以誠求之足矣若追亡度親此二氏丐食者爲之

愚夫婦信之士大夫亦有弗爲者矣人之祖考既已死亡其善與惡自其生平而已定矣善固不必言其不善者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人子不忘其親傷痛迫切惟修行立身以父母之遺體弭父母之過愆祖考之積善可下貽于子孫者子孫之積善獨不可上及其祖父乎孝子慈孫之處心積慮當如是耳若徒以僧徒之懺禮欲舉其生平之過愆而解脫之其理有不然者矣要而論之二氏以一己之小智徒推測于大道有無之間以有之用有盡而無之體無

窮使其能知無之無窮正有之無窮而有之無盡即無之無盡聖人之道言有不言無者所爲無在有之中不在有之外有在無之先不在無之後固已明如日月徹如澄水矣又何必止以一無于生死未了求之使其徒惟資口說反復變幻愈攻愈窮徒以眩惑愚人而已耶

此將二氏向上一着說透虛無寂滅道所不存而其發念立敎根本不難一筆掃盡特爲拈出使人知其本來面目此亦不掃而自掃之一法也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四

或曰二氏之道偏小若此無智愚賢不肖猶信而從之乃聖人日用平常不可須臾離者一似釋子所云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者然吾子既取吾道而明之矣自必有所以行之者其道何由余曰道之不行由于不明以其不知人之爲人也人之道非天之道聖人必不以教人以人爲天所生之人必不能以非天所自爲之道而教人爲之也非惟不可爲亦其人本不欲爲者也世之人惟不知人之所以爲人于所不可

為而為之所不欲為而為之苟愚不肖如是為之而賢知不如是為之是天之過也天能以其天與賢知不能以其天與愚不肖天亦安能辭其過哉惟賢知者知其不可而如是為之而愚不肖不知其不可而反有所不為是非天之過人之過也賢知不能以天為人愚不肖能以人為天人又何以辭其咎耶知此

（論至此真使賢智之人不得辭其責）

而古先聖王本天以立人極至平至易不學不慮一如生而知之者固人所不可須臾離之道即至繁至曲必信必從一如勉而行之者亦人所不可須臾離

之道也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無不在人道之中無不在天道之中者也嘗試舉一二大端言之如言人倫天地生人爲子人以天地爲父母故人事父母一如事天地人不能事天地事父母猶事天地也聖人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夫至通神明學必待其人通與不通之而後知之哉合人孝子之至性卽天地神明之至性也此通而彼應如一呼而一吸聖人豈徒從幽深言之以動天下之人必乎哉夫以孝之與天合德如此而天

尊地卑陽大陰小臣道妻道如是矣由孝而推弟由忠而推信弟道友道亦如是矣其動天地而格神明又何弗如之如言天德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人以不忍之仁始于親親及于兄弟朋友以及于家邦而爲仁之至由仁而有義本仁之義義之至也由仁而有禮本仁之禮禮之至也由仁而有知有信本仁之知信知之至信之至也孰非本天地四時五行不息不忒之道爲之哉如言成巳成物天以不已之命成巳以生物不測之道成物人以無息之

誠成已以生養教育之道成物自天子至庶人所成之大小不同其爲成物則一也夫是以天高地下人處其中如類之相聚焉如羣之有分焉各本三才之能各盡三極之理者也或曰此非天下至聖至誠之人不能知之而盡之彼賢知愚不肖恐亦罕能與于斯矣余曰非也凡至聖至誠之人不越道之平常爲之非自謂有加于賢知愚不肖之人惟愚不肖之人自視遜于賢知之人賢知之人自視遜于至聖至誠之人此其所爲不行由于不明也今以忠孝節義之

在人倫者論之天下才能慧辨之士卻顧爲之而不足者愚夫愚婦咸慨爲之而有餘以求仁取義之在天德者論之士大夫曰充其無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而不能充者行道乞人自遂其怵惕入井呼蹴弗屑之心而無難遂以成已成物之在性德者論之公卿大夫有利澤家國之權壅于上而不流者一介之士有推誠服物之德蹟所及而人化之豈非天之所爲道非天下人所爲違道而可以爲道者乎或曰人之不能由斯道也惟私與欲之難克耳非先之以去

欲而引之以無私又安望由斯道如由戶也歟余曰古先聖王之憂民也深矣其慮民也至矣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之有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欲則民亦可死而不可生矣民生有欲不能無私私

至要至精讀者只知有去欲無私乎不能遂此

與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私則民亦不可以爲己郎不可以爲人矣聖人曰民之有生欲之所由生也民之有欲私之所由生也吾欲與爲無欲必先有以養其欲吾欲與爲無私必先有以遂其私大欲所存莫先于飲食茹毛飲血以來至於樹藝五穀分田制產

而養民之道至矣飢則思食壯則思室爲之婚嫁以時人之父子夫妻戮力安家之願無不遂矣此皆人生之所爲私也欲也聖人之道去私去欲而已惟此私此欲與生俱來雖欲去之烏乎去之孟子謂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然士非志道甘貧之人亦有不得而望之者矣苟非有以養之遂之而爲之禁令以制之是衰亂之政也爲之斷絕以遏之是異端之教也聖人豈不知人之有欲有私而必不禁之令之斷之絕之亦以養其欲而後可教以去欲遂其私而

後可教以無私也且吾所養所遂者乃人口體之欲
與私與人心性之無欲無私本無與焉者也吾欲養
而吾之口體一如無欲矣吾私遂而吾之口體一如
無私矣以吾有欲有私之口體尚可使之無欲無私
況吾本無欲無私之心性反于養欲遂私之後而不
能無之是吾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之口體天下
必無之理也然世之人以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
之口體者往往有之此聖人所爲佚居無敎近于禽
獸而憂之者也先之以人倫而天德在其中成已成

物亦在其中使賢知者不可俯而就愚不肖者不可跂而及聖人必不以立教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朝廷以至于鄉黨無不一以貫之者也故昏定晨省以教孝也○推其至虞舜孝養不越于此○徐行從兄以教弟也○推其至泰伯三讓不越于此○孝以教忠弟以教友○視諸此矣○人充怵惕入井可以保四海○仁不可勝用也○人充穿窬不爲可以應萬事○義不可勝用也○禮知與信準諸此矣○鄉田之內○相友相助○雖親上死長道不踰焉○同邑之人○讓畔讓路○雖不欲勿施○道不

驗焉由是推之聖人盡性至命之能皆夫婦與知與能之事赤子不學不慮之良卽大人窮神知化之與聖人與人同耳孟子豈徒引人爲善而爲是言哉吾故曰不知人人之所爲道者不知天之所爲道者也大舜不以野人之一言一行沛然從之先民不以芻蕘之千慮一得必加擇焉非大舜不如野人先民不如芻蕘也野人之言行乃自然之言行本天道而行之芻蕘之一得乃從心之一得本天道而出之者也天下惟其有者爲天道而獨有者非天道出其之小

道矣天下惟坦白者爲天道而秘密者非天道與[illegible]之鬼道矣嗚呼曲學異端惟以獨行之道爲大自必以其有之道爲小以秘密之道爲大自必以坦白之道爲小小而不自大之彼不可以爲大也大而不我小之人必以彼爲小也儒者因彼自大其獨行而若疑之即以彼小吾共有而亦若疑之以彼大其秘密而若信之即以彼小吾坦白而亦若信之是賢知之人猶有不明不行之患况可望之愚不肖之人乎哉能知此道之明如仰而見日斯此道之行如見日而

行大路之中又何慮弗行之有哉

桂山將二氏虛無說到無窮無極之太虛止是仰而可見之一天將吾儒實有說到至平至常之義理乃是聖而不可知之一道惟五經四子書其其原本惟桂山所著發其支流至道至言萬理通貫真羽翼天人大道之文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五

或曰上世之人于日用尋常薄物細故皆道之所存如士卒之步伍止齊率而循之無敢戲渝此道之所以能行也後世人讀聖人之書人明聖人之道志富貴者不必志功名志功名者不必志道德乃于道德功名之外若別有一性分之說非人之所能知能及者然動引程子唐虞事業過眼浮雲爲美談愚以孔孟生春秋戰國時管晏諸人之才莫不表而出之陳良世章之行莫不褒而稱之今之士大夫其于道德

功名所造不知何等先有一事業浮雲之見橫于胸中其位置則高矣其眼界則大矣其不逮古人彌甚豈非二氏弱徇萬物幻妄天地之說爲之祟矣耶談性命而尚虛無求踐修而輕實有其于行道有表無得亦不足慮乎余曰道之不行也久矣予求所以不行之故而思所以行之亦可謂從其要須無不推論之矣大道之行也非一二人行之之謂行遍天下人而行之之謂行也古者自能食能言必有教以至就外傳入大學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人徒以此特小學

淺近易能之事與大學存心養性迥乎不同然則聖
人所謂蒙以養正爲聖功其旨又安在耶夫小學有
小學之事大學有大學之事童子小學時敎以一言
一動亦止一言一動耳即如灑掃應對必于精義入
神時通之非精義入神即于灑掃應對時通之也然
而作聖之功莫大于存心養性而蒙養之正亦莫先
于存心養性豈童蒙之爲童蒙一言一事尚未能通
而乃以存心養性之說先之耶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皆從人習而不察上指點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學問之事大小不同其爲心

則一也學問之人知愚不同其爲放心則一也聖人與童蒙其所求于心不同而其求放心則一也故凡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之事無非存童子之心而養童子之性也其事則小學之事而其通于大學必俟其能通而自有以通之耳小學大學若止以事論之而不以心論之非聖人養正之大旨也然則所爲存弟子之心而養弟子之性以何爲本耶亦曰敬而已矣誠而已矣或問朱子小學未當得敬不知小學之敎正敎以敬也猶言小學未當得誠不知心學之敎正

敎以誠也敬與誠苟于童蒙時失之又安望其爲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乎哉嗚呼古之人自孩提以至成人收其放心而養之以正如此及其長而利欲當前失其本心者有之矣況自少至老日放日逸而求其近道也不亦難乎朱子曰今人全失小學功夫只得以敬爲主收斂其身心夫敎童子而先提一敬以敎成人猶難況未成人者乎所爲敬者以敬寓于學而敎之正以童子未離乎敬之時也葢誠爲敬之體非誠而敬何所主敬爲誠之用非敬而誠無所存以

是而窮理盡性知命以求至于聖人亦何難之有哉
古人之入大學也其所學者內則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外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窮其理則理必窮其至
以盡其性則性必盡其至以至其命則命必達于天
其學益廣益大其誠其敬益精益微其主敬也視小
學益加微其存誠也視小學益加誠以小學之敬誠
謙天小學之誠敬分殊至此天人之理自明
聖人立教以引而存之者也不能使其自主之者也
大學之誠與敬則非徒聖人立教可以引而存之必
俟其人自有以生之者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存

養如是莫見莫顯必慎其獨其省察如是終食而遂
斯違矣頻復而厲斯厲矣此學之成與不成之大根
大本也兩漢之世去孔孟未遠敦實行尚治功所學
所修猶知以誠敬爲本自二氏祟尚虛無與佛氏之
徒舉千聖百王立教之大本一切掃除之儒者驚怖
其言如河漢而無極吐棄聖人之道食而不知其味
尋味二氏之說求而不得一皆加以生死禍福神仙
佛祖動其貪妄之心而奔走天下天下之人日言聖
人之道不復有聖人之道在其心不言二氏之道日

有二氏之道在其心無與有相反也實與虛相違也
公與私相間也義與利相背也雖有存誠主敬之心
能不移于博文約禮之中不能不移于明心見性之
外千百年于茲矣古之儒者其學一今之儒者其學
三非三其人而三其學也乃一其人而三其學也故
其言道言德言心言性言其與吾儒同又不敢不言
其與吾儒異莫不隱然有一吾儒之淺近二氏之深
遠在其胸中子所爲其位置也高矣其眼界也大矣
尚復能以誠爲吾道之誠終爲吾道存之而不渝

以徹爲吾道之徹始終爲吾道主之而不失耶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直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之説余嘗取其說而思之本欲推高堯舜而爲是言耳不知已失孔孟贊堯舜之大旨矣夫堯之則天孔子稱之以成功文章舜之協帝孟子稱之以得人治天下書所謂時雍風動乃事業之極至也孔子論博施一則曰堯舜猶病論安百姓再則曰堯舜猶病此莫得堯舜不敢以其事業自謂參天贊化性分已盡之明驗也如使堯舜自視其事業如一點浮雲藐乎蕞爾不

足道然則其自視尤有大于唐虞事業如太虛者又安在耶及說程子泰山雖高絕頂之外無與于山之說推之所爲唐虞事業者泰山絕頂也此外無與于山者太虛也以事業喻山以性分喻太虛耳苟如是是以性分與事業分大小也以性分事業分大小是以事業性分爲二也孔子以巍煥稱則天中庸以參贊爲盡性何嘗不合事業性分而言其大言其至必分事業爲大而非大至而非至而以性分爲大而尤大至而尤至豈聖人體用本末一以貫之之天道哉

且孟子嘗以事業性分分而二之者如言三樂王天下不與君子所性定四海不存此徒爲世儒于窮達（辨析至分明）二者不能勘破謂士君子德澤及人固可樂而仁義禮知粹面盎背其樂自有在焉以見遇興之尊榮無加性分之澹定若以堯舜之性分大于事業而比擬之豈徒失孔子贊堯舜之大旨並失孟子言性分之分殊矣此非從佛氏性量虛無芥子須彌其量大過于天地猶不足者安得有是言耶學者何以是爲尊德性而極高明猶能于聖人之道存誠主敬移其

身守之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此專爲大言一流人溥功名藐事業儼然高出吾道之外爲二氏樹幟說法以是心求聖人之道必不誠不敬其究且爲無忌憚之人儒者苟或共說其于盡心立命之功了無干涉矣此桂山岐伯之神鍼直中膏肓之國手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六

或曰佛氏芥子須彌之說其言性量廣大如是吾儒存誠主敬從事聖門非眞見其有所不及何肯因其說而自渝其心耶余曰世之學聖人而渝其心者多不誠不敬之人也徒以聖人言心性不能言虛無佛氏能以虛無盡性量不得不以廣大歸之耳夫心之爲心血肉之塊然者也以性之虛靈存焉爾之心本虛本無者也聖人之言實有豈以血肉之體言實有哉言實有亦言其本虛本無者耳即鬼神之虛無而

體物不遺人人可反求巳身而自見者也佛氏之徒止謂聖人以實有言心性不以虛無言心性又烏知聖人以其心推之無窮無極謂吾性量之實有于至虛至無之中使脩有可推而不推必俟二氏言虛言無者推之而始見之亦何以爲聖人哉故聖人以虛無之心推虛無之理推之天道高明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地道幽深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海內外羣分類聚人物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陰陽幽明死生鬼神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時日月

山川五行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人官物曲制器尚象萬事萬理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此以其道之形而下者言之也至其道之形而上者以其虛無之心推虛無之理推之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窮理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之不測而有以測之尤有未嘗以其心推之而莫不推之者上而推之百千萬億年前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不期闢而日闢不期闔而日闔之理而有以測之下而推之百千萬億年後亦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日窮

而日變日變而日通日通而日久之理而有以測之

卽推之太虛法象中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巳之道

著爲生生不巳之易一呼一吸一闔一闢往來屈伸

變化莫窮之理而有以測之焉呼此皆聖人以其虛

無之心推虛無之理一聖人所推而測之者數十百

聖人卒莫能有加于所推所測之中乃佛氏之徒以

其虛無爲虛無以其廣大爲廣大不過謂吾之虛無

乃天地以內之虛無有窮有極之虛無彼之虛無乃

天地以外之虛無無窮無極之虛無世之人有不以

天地以外之虛無爲廣大而反以天地以內之虛無
爲廣大無知愚賢不肖皆得而目焉之矣夫心性之
廣大吾知其廣大久矣不待彼廣大而吾廣大之也
若虛無之廣大吾知其廣大而不以爲廣大者以廣
大在心性而不在虛無惟彼言心言性必以虛無言
之其爲廣大亦虛無之廣太非心性之廣大非以心
性廣大其虛無而以虛無廣大其心性而已矣故彼
此積有體有用之妙有神靈非下學便能窺測其在下學心性中特證而不能發露耳
以實有言實大則彼之心性與吾之心性俱廣俱
大者我猶得而言之彼以虛無爲廣大則吾之實有

不與彼之虛無俱廣俱大者○惟彼得言之而已矣○何者人心與性之本虛本無而如是其廣大也○正以能實有其虛無而如是其廣大也○人之心不能有一物則爲不能有一物之心量矣○能有一物則爲能有一物之心量矣○能有百千萬億物則爲能有百千萬億物之心量矣○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則爲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之心量矣○今求之彼之心性○一無所有○徒有一能虛能無之心量而已○是一已而外○舉太虛四維上下○一切實有與彼心性了無

交涉惟與太虛四維上下無窮無極一無所有之空界同其廣大彼以是而云廣大何必更有過于其廣大者哉佛氏則又曰吾之虛無豈徒虛無言空界而已哉吾言一粒芥子可納須彌大地山河惟心所造非吾本覺之所爲實有者乎夫吾儒語大莫載則以一心包天地萬物之大而天地參于吾心萬物有于吾心其莫載如此而猶有載之者乎吾儒語小莫破則以一心貫毛髮蟣蝨之小拔毛髮而體剪衲幾蝨而性存其莫破如此而猶有破之者乎然此以其心

之實有爲廣大非以其心之虛無爲廣大也佛氏之心一虛無之心也佛氏之芥子一虛無之芥子也以納須彌是納須彌于虛無非納須彌于性量也以造大地是造大地于虛無非造大地于性量也夫須彌

折護至此難有頁于脈夫吾不能則亦守

大地原在太虛至虛至無中惟太虛有是氣與理而能納之造之斯吾心吾性小如芥子雖須彌大地無不在吾納之造之之中也苟吾心吾性不能納之造之徒以太虛之能納之造之自爲納之造之是空言也無實之言也能言納之造之而不能即其言納之

造之是空理也無實之理也無實之言無實之理非吾儒見諸實有之言見諸實有之理也吾儒之言見諸實有言顧行之言也吾儒之理見諸實行行顧言之理也辟如有人焉向吾儒取芥子即與芥子以納須彌即納須彌能造山河大地亦猶是耳今佛氏自言吾本覺中照見山河大地皆吾性量所有惟吾性量與太虛同其廣大吾非徒託之空言而託之空理者吾能以一大事因緣來大千世界衆生盡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使復歸於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吾

之性猶直與太虛之一無所有同其廣大又孰有廣大于此者耶噫乎吾儒之性猶與天地同其廣大仰與太虛同其廣大者以能盡太虛所有氣與道之實有不使太虛有是氣與道之實有而虛之無之于無窮無極之空界夫是以盡人性物性而化之育之也舉億萬斯年之天地萬物而參之贊之化之育之無一不在吾聖人性量中斯其廣大與天地太虛同其廣大也若徒盡大千世界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歸之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其爲性體○是何性體○

是盡太虛實有之性量而能有之者耶是盡太虛實有之性量不能有之而無之者耶使盡太虛實有之性量不能有之而無之而猶自為有之所有者直太虛一無所有之容界而已矣此吾之大千衆生皆得入天道之實有生而為人死而為鬼無不在生生不已之中而彼之大千衆生去天道之實有入彼道之虛無生為人而求了死死為鬼而求無生曰求入不生不滅之中而曰在不生不滅之外者也夫天地曰生人于有死之日而佛氏曰死人于有生之時聖人

曰引人于眞實無妄之理而佛氏日引人以虛無寂滅之談陸于靜云待彼度盡天下人救以自私自利此術以其能滅度而言嗚呼果其能滅度人也哉然則佛氏爲此大言果何所懲而言之亦徒以此性此覺爲常不滅之神而言之爲耳夫此性覺之神非佛氏一人之性覺卽天地毀而不毀萬物滅而不滅之神而已吾不知此百千萬億年太虛法象無窮無極往而復來屈而復伸之鬼神此大千世界中無量無邊衆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生爲賢知君子以贊天

地化育于陽死爲聰明正直以賛天地化育于陰以及百姓日用林林總總不識不知之民無一不有其神無一非常不滅于天地間之神是乃立天立地之大本生人生物之大本夫是以佛氏既言其毀劫不能不又言更立更生又不能不言以其不滅之神又出世說法而度人吾不知其所滅度者是天地萬物之形與氣耶抑天地萬物不滅之神耶夫滅度天地萬物之形與氣則今日度之明日又生終不可得而滅度之者也惟滅度天地萬物之神則一一度之萬

古不生而後可爲盡滅度之也其神天地萬物之氣日生生而不已之氣斯天地萬物之神日生生而不已之神自非佛氏能并此太虛而滅度之不惟以其氣而滅度之并以其道而滅度之佛氏自耐而自度之能乎不能乎如其不能佛氏徒以一已芥子之性豈不能自有于太虛中不過欲盡太虛所有之廣大悉無于一已一無所有芥子之性量中耳鳴呼以太虛無一不有之性量一旦悉無于佛氏一已芥子性量之中其太虛之廣大亦不過芥子之廣大而已矣

又安得須彌大地而緣起之如是而言廣大又何廣大之有哉吾不即彼妄言亦與妄言之未有不以從其源而去取之其言未能窮則已化為佛之說也嘗其言虛無之廣大何至奪人如是哉奪其真能奪人如是哉

此即從佛氏芥子須彌分別虛實不說到一切滅度盡歸太虛則其廣大終不可彼桂山何謂言之重詞之復彼造偽妄之言既已如此但以一語掃却其如天下虛妄人多真見性人少何也如讀書

與如攝神經不知其是總五經四子書言中意外

意中言外之至理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七

或曰釋氏所爲一大事因緣比于聖人盡人物之性吾子直從其虛無廣大之說而勘破之而後知天地不已之命聖人無息之誠無日不主張推行于太虛法象之中乃許肅齋之徒不知何所見猶有人物銷亡復歸混沌一本釋氏爲說明以吾之天道以實有而非恆久彼一已之道以虛無而能恆久何以垂訓于天下耶余曰釋氏言天地之有成敗也以人之有形氣而推測之非真有見于天地以何而有始以何

而有終并非若康節以數推之而云然也彼之離陰陽而求道亦以老氏氣從道生吾能離氣即爲吾道可逆天地而道生死彼不知人之生死一天地生之死之人無所與焉者儒氏惟以生死爲一己之生死見人之生老病死而悲之離氣求道冀脫生死其所見于生死也一己之軀殼而已矣彼徒以道者一而不二者也氣者二而不一者也氣以二而行所生吾求其一不求其二而吾無生之道得矣生既無矣尚何死之足言哉故其道惟以常靜不動自存于虛無

寂滅之天不知其所爲常靜不動者亦徒有其氣而無之可以如是非有其道而無之可以如是者也道以不離氣爲道故道非常靜不動而氣亦如之氣以不離道爲氣故氣非常靜不動而道亦如之佛氏生而爲人以有其陽之氣而有其人之道死而爲鬼以有其陰之氣而有其鬼之道無離氣而爲人無離氣而爲鬼者也乃生時離氣而求之徒以其常靜不動離其人陽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陽之氣盡而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而與道亦

無與也仰推之死時離氣而求之亦徒以其常靜不動欲離其陰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陰之氣盡而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亦與道無與也又以其說推之無是氣止有是道求之一若氣可以無言可離道而無之道不可以無言吾惟離氣而有之而後吾之道可以不無無之而已矣而不知氣之爲氣可以類求之道之爲道不可以類而求之也故天以是氣而爲天可以天求之也以是氣而爲地可以地求之人羣物類以是氣而爲人羣物類

可以人羣物類求之有是氣斯有是道而天地之神祇即于天地求之人羣之鬼神即于人羣求之物類之靈蠢即于物類求之莫不以乘乎陽之氣而有者歸于陰之氣而有之苟天地萬物而無氣是無天地萬物矣無天地萬物而止有道是天地萬物以氣爲類而可分不以道爲類而可分者無小無大無靈無蠢其此一道於合同而化之中而欲分其孰爲大孰爲小孰爲靈孰爲蠢譬猶聚四海內外億萬耳目口體卯一人之人而分其孰爲爾孰爲我孰爲此孰爲

彼雖欲分之烏得而分之釋氏乃欲於天地神人物鬼神無陰無陽無形無氣止有一道合尚而化將自表而出之曰此吾一人之道此吾一人之神也謂載其有形有氣之色相特立于無天無地無人羣物類中又將出世說法而度人是天地萬物人羣物類以無氣無分而止此一道者釋氏又獨能有氣而有是色相表而出之由是言之是離氣而有之不離氣而有之者耶此可知道不離氣而道可分者道既離氣而道不可分佛氏雖欲分而有之亦佛氏自爲分

而有之耳其如吾太虛與天地之道不可分而有之何哉夫是以止知一已之有生死而求無生無死不得不爲天地有成敗一如人之有生死以簧鼓天下之人乃儒者必立混沌一終開闢一始舍聖人生生不已之大道而以佛氏爲信然予以爲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余亦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

此以理氣二字至精至微明天地生生之大道而釋氏終其身認無氣卽是道有道必無氣求無生不死于天地大道一無所見而立教以愚人桂山

從或問徹底根求而啓發之快絶快絶

太極圖說論七十八

或曰儒者之言及此也彼自以爲非無所見而云然也以理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淳朴日散澆漓日深如江河之流而不返百世而後地高天下人物由下勢有必然一說也以事言之一氣大息震蕩無垠山勃川湮舊迹盡滅嘗見高山螺蚌殼多生石中其石即舊日之土其螺蚌即舊日水中之物下變爲高柔變爲剛深有可驗一說也以是紫陽庸齋諸儒均有是言耳余曰此雖儒者以事理推測之談然從古聖

賢亦嘗于天道探賾索隱而求之矣曾未有如此立說者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亦人世少所見多所怪之事如中國四裔人物風土之類見也若夫理之與氣乃人人所共知共由非可以無徵無驗而言之者也故雖至賾至隱之理聖人莫不推測言之莫不使人人皆可徵可驗知之由之而言之者也今風氣醇漓之說以易之否泰盛衰論之即孟子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之常理若以洪荒之世其民泰愨遜降而來其民詐偽如江河之日下遂以緯書地高天下食

土倚杵及釋氏人物短小朝生夕死之說剖一混一闢爲信然此子貢所爲一言爲知一言爲不知亦其不能以不知爲不知豈聖人所許爲知者哉遠不具論自五帝及三代三千餘年今日所稱上世也五帝之世質勝其文三王之時文勝其質其民去淳悶不遠而已若致備日甚者然此是風氣日開增華踵事不可復返于茅茨土階太羹玄酒則有之非謂太古之民人人淳朴無一詐僞中古之民淳朴多而詐僞少左秋之季詐僞日多淳朴日少此後民胥詐僞漸

同禽獸○自必有更造天地別立生人之邪說矣○夫風氣有日開之勢○人生其間淳亦從而爲漓○朴亦失而爲詐○勢所必然○與人生心性知覺亦復何與○肄如氣質稚魯之人○本非心性之稚魯○而心性亦若稚魯○氣質猨巧之人○本非心性之猨巧○而心性亦若猨巧○乃直以人心人性○爲淳朴散而詐僞興○亦已過矣○且上世洪荒○其民雖不識不知○一如禽獸○狉狉獉獉然而强之凌弱○智之欺愚○鳩鵲爭巢○螻蟻鬨鬭○禽獸且然○而況于人○若但指上古之醇美言○而不察上上古之蠻

亂言雖云後世之澆薄不足以勝上古之醇美而欲
反于上古又必有指上古之雜亂同于禽獸反不若
（是僞之言並人之道）
後世之澆薄猶未離乎人羣而以仍安後世不反邃
古者爲貴矣即如春秋淫惡放恣弒父弒君戰國時
挾詐任術殺人盈野其去禽獸曾有幾何然而剸多
耆碩之臣野仍朴茂之老其他日用飲食自安民質
者豈盡淫惡放恣挾詐任術之人相習成風另一世
界哉天于斯時生孔孟大聖賢人明大道以覺民行
反其人已失之本心而不至復淪于異類非無意而

然也自是漢唐宋元以來視三代盛時雖若有間而亂臣賊子如王莽曹操劉邵安慶緒大逆不道間世而一見又非春秋戰國時淫亂殺虐殆無虛日者可同日而語矣豈江河日下之説可得而執之哉至于因革之大莫如封建井田大變古法然亦改其制而不改其義易所謂窮變通久有所不能已焉者耳今世之人徒以一己所生之時所遇之人嘆詐偽之日滋淳朴之日散并疑天地之道亦與人心風氣同歸于盡是亦釋氏執人物之死生度天地之終始遂斷

極盛安舍精之誠以至實為淡之怪歧之[illegible]者

未有不厭其必者

其有成有敗之說耳今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海
內外羣分類聚莫可窮紀有從古未通中國累數十
譯而來者其椎魯朴率與上世榛狉畧同豈天獨以
此種人類留天地淳悶之氣耶亦其風土未開使之
然也彼從其國與素通中朝之人聞風而來久則漸
近漸開亦如素通中朝之人矣豈數十百千萬年存
天地之淳氣者一旦通中國遂入天地之漓氣盡喪
其淳朴之氣耶至于高山螺蚌之說尤屬膚淺此即
詩所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說也即如堯時洪水

九牧橫流溺山漂谷水族生于其中已而疏鑿道行水歸故道山谷水族沉滯汙泥土久堅剛化而爲石余過隴州土人拾之剖以示余魚形宛然余曰嘻此殆龍門未鑿懷山襄陵時物耶至于五嶽名山背陰此林物在前觀積雪經年不散太陽退照化爲蟲魚頗有可食刀或山頂坑塹積水所生水涸殼遺與土化石必以爲天地壞舊迹滅是其所存所遺之物亦何異人從海畔掘得盤根從桑田拾得魚骨亦指爲天地毀而舊迹所存所遺之物豈其然乎彼佛氏之徒好爲怪迂之

謊以欺天下而一二賢智之人無端而生幻妄人世之心無端而求空無性命之旨其能主敬存誠從事聖門依中庸而遯世無悶者又幾人哉噫其甚也且夫人生天地間猶九牛之一毛耳即以康節一元計之其數亦踰十二萬年吾以百年之身得十二萬有餘載之天地而事之吾生也天吾死也天吾盡其所賦之心性而生事之吾即盡其所賦之心性而死事之生既無忝于為人死復無忝于為鬼吾不知是造物者吾死而又將以我為人焉否耶即使死而復為

切中時弊

人無忝其人生而復爲鬼無愧其鬼生生死死以一元計之亦可爲百千萬年而無不爲人矣假使吾生當天地一元將盡之時吾一日猶得爲人吾必不忍以吾一息之存沒吾心性以事天而思所以逃之以吾之事天猶事吾親也猶吾之事吾君也吾一日不得事吾親吾不敢不死吾孝以事之吾一日苟得事吾君吾不敢不死吾忠以事之况吾爲天所生之人以天之氣而有其口體以天之命而有其心性吾敢以天地一日之毀壞而不以死吾親死吾君者事之

而變易其心性之常自私其一己于毀敗消亡之日施施然以獨存爲幸吾非人類而禽獸也乎哉乃儒者當天淸地寧萬物芸生不已不息無窮無極之日而存此元會運世水火風災天地毀壞人物銷亡之見于胸中以疑其心而惑其行其得爲窮理盡性而推極其至者乎噫其甚也

此皆自古聖人之所不言卽彼言之而亦不足辨者惟吾儒亦因二氏而有是言不得不以天人至理與天下共明之夫至邪至妄之言徒執其邪妄

而斥之而彼氏之徒不能俯首者徒斥其邪其妄而彼愈以爲非邪非妄惟以至平至實之理一一曉喻之彼不能以我之理爲邪爲妄則彼之爲邪爲妄自破矣此桂山攻異端之大旨非前人所能及

太極圖說論七十九

或曰吾子以聖人理道折二氏之詖說茫茫巨浸之中亦可望斗杓而知所歸矣是吾子立教以教之也其入道之方一本孔孟以爲教者亦可得而詳言之歟余曰吾爲無極太極之說本于太易而兩天地陽死生鬼神窮理盡性至命之道莫備于是書而一一論之有無之義明而太極之理著凡以明理也非以立教也立教之說非孔孟大聖賢人不足以當之漢唐以來聚徒講學未能如孟子願學孔子本一道以

敎其門人皆不足當之者也凡吾之所以爲此亦如原道原性闢明孔孟傳書不敢一言倍繆古聖人相傳一道焉耳有宋諸儒其本孔孟爲敎致知力行存誠主敬旣明且析又何用吾屁言贅詞而附益之哉雖然由周而來敎統絶于上孔孟而後其統雖不絶于下亦如綫之不絶而已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去聖道猶未遠惟引之高而失其卑求之深而棄其淺以前之人猶未足而我之見有所加雖有宋大儒猶

[illegible][illegible]欲承替君孟大學賢人立敎之根本

有所不免吾懼孔孟如綫之緖殄于墜地而後已也

益有志明道之人何嘗不以闢異端閑先聖爲己任及探其高深索其幽隱并聖人生平屢屢教人以中庸其至一語若忘之者然又安能本一道以倡率天下如古作師之人乎哉昔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非親炙而私淑之徒以孔子所删述與論說具存耳後世諸儒苟能私淑孔孟亦即其所删述論說深造而自得之雖千百年如同堂于一日亦何不可之有哉乃立講堂聚弟子各以其意見自謂出習見得聞之外以求勝于今日者遂若真勝千古人斯虛無隱怪

之說得而中之矣〇雖然自古作師之教之降而在下也〇亦孔孟不得已起而承之者也〇其所望于聖帝明王〇一旦作而教天下〇何日忘之〇孔子轍迹所至不出魯衛陳鄭之郊之晉而反之楚而陳蔡疾之矣孟子游說亦不過齊梁魯滕諸國秦楚燕趙槩乎未聞也孔子從游三千餘人而已孟子弗逮也即孔墨同稱去孔而從墨者不知幾何人〇孟荀同時去孟而從荀者不知幾何人甚矣有位及時以行其道豈匹夫之立教所能及哉嗚呼自非天佑下民更生堯舜禹湯

文武其人○總作師之權于在上○以其身爲律度而表率之○一切異端曲學○不使並行于世○以惑亂天下之人心○自必有名世之臣○相與撥亂反正而大創之庶幾從古聖人立教于天下者○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其光○光有加焉○斯天下萬世之幸也○或曰天下之生久矣斯民澆漓之習亦已深矣雖有聖人起而在上一旦欲舉天下而革易之譬猶驅膏粱之子弟使負耒耜而力作于畎畝之中○亦何可得哉余曰非然也天下之風氣雖日漓而斯人之良心終未失也上作而

下應之聖人風草之喻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今天下郡邑苟有循良之牧撫其民而善教之不過十年五年之德澤耳（非黠人心能使信者能見）其居官也如弱子之依其母其去職也如孤兒之失其父生而歌詠之沒而尸祝之爲祠社以享祀之見碑樹而涕泣之書所謂民情大可見豈欺我哉故三代而後如漢之文景可比成康即蕭齊之主猶自謂治天下十年黃金與土同價況于唐虞三代之聖人以道立其教乎或曰然則世風之變有不可復古者其大者如封建井田學校肉刑之制

儒者以爲得其意而不膠其迹可以漸復之其理信然否歟余曰從古聖人質文異尚因時制宜唐虞三代聖人即本是以改朔易服豈徒以法制大小論乎其宜因者不獨大者宜因小者亦宜因也其宜革者不獨小者宜革即大者亦宜革也然立法更制之大本大原則不在乎此也所爲大本大原者要在以大公至正之心因時變易以立教于天下雖上世之淳朴末俗之澆漓無不可以奏治平之效也聖人之于一家也必曰齊于一國也必曰治于天下也必曰平

齊也者齊其不齊者也治也者治其不治者也平也者平其不平者也皆一人如百人百人如千萬人一而不二之說也古之聖人自三綱五常而外其制度文爲有先時而開之有因時而立之有後時而防之莫不有經權常變于其間惟後之聖人能知前之聖人因者因之而不以爲襲革者革之而不以爲背所爲化民成俗者要亦本大公至正之道以服天下人人之心而已矣（不[illegible]通俗）以封建井田學校肉刑爲必可復必不可復爲治亂盛衰之說者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者也或曰古制之不易復亦已久矣欲合天下大公至正之心以爲教而治平可躋于隆古必如何而可哉余曰漢唐以來一代之英君賢相其講求治國平天下亦各有其道矣亦各有因時制宜之義存焉此豈可取一十七史之典章因革損益一夕論說而盡之者耶無已而撮舉今時一二大畧言之如敎風俗莫大乎反奢靡而歸朴儉而後上下可辨民志可定也重農事莫大乎勸開墾而卹凶災而後末業可抑游惰可歸也興學校莫大乎稽實行而考藝文而後

野無僞士朝有眞儒也尚吏治莫大乎厚廉祿而久任使而後虛聲可斥躁進可平也課軍實莫大乎做府兵而久屯田而後兵無虛冒餉無匱乏也謹邊防莫大乎固封守而戒遠畧而後中國久安四裔幸服也其他未易更僕類而推之立國規模能否若此乎是乎貴賤各有常貧富不相羅君子尚廉恥小人惡詐欺禮義興而刑罰措何莫非古人封建井田學校教養之遺意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而爲之者乎然倘非大本大原之所在也所爲大本大原在朝廷之上

而已主德之大莫大乎敬天而勤民臣道之大莫大乎既盡其道而人事其君主臣一德上下一心未有不以身先天下能不令而行者也或曰此教之大畧其在上者既得而聞命矣吾儒從事聖門其致知力行亦有一二大畧可得書紳銘座而行之者歟余曰希聖希賢之道莫備于四子之書中才之人弟子入孝一章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賢智一流顔淵仲弓請事二章求所爲大而化之之道亦豈有舍此而得之者耶至于有宋諸儒所論讀書明理苟能由其言

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他求焉余嘗讀其書竊仰反而思如昔儒言終身學恭而安一語不能得況余于變化氣質自愧未能者乎少時家貧親老冀寸祿以展其長及不得志而行遊四方未嘗不求海內先正而事之晝于時曾以一事過戒痛自刻責終其身不忘嘗著五說以自警一日謹微由不甘蔬食而推之始于一念而極于無不爲此微之不可不謹也一日悔過理欲之介人禽幾何失而復之猶可善後此過之不可不悔也一日敬吾心之鬼神以吾心有鬼神而

不敬及其惡積罪大不能自主雖求助于天地之鬼神亦何益之有哉此一說也一日一介之士存心及物亦必有所以及之乃徒以乘勢俟時而委之則非矣此一說也一日吾自爲善一若責報于天與人必不終于爲善且不免于爲不善此一說也此吾少時過減至老戒之一若因敗爲功竊自幸者然五說在余文集中好學者能取而覽之是亦中才爲善之一助也夫子存衛武于詩而列秦穆于書其亦嘉與悔過之意也夫

此合君師道統於性命大道外從紀綱制度業於之桂山體用兼備之學也仍以吾儒窮達善身善世之理如指大路人人可率而由之而以少有過戒惟能悔而不憚爲聖人之徒欲天下不爲自暴自棄之人眞能體天地聖賢之心而立言者乎生平未嘗得二人父事而兄事之